



漂泊英雄

长篇音乐小说

孙禹 著

PIAOBO YINGXIONG



一位中国歌唱家在欧美打拼二十年的传奇人生；
一部饱含挫败与辉煌、孤独与失落、友善与歧视、
温情与冷漠的长篇音乐小说。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漂泊英雄

Piaobo Yingxiong

孙禹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漂泊英雄 / 孙禹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96-3465-4

I.①漂… II.①孙… III.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6827 号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刘 哲

装帧设计: 张兆忻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3355286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9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曲 / 001

荷兰首都 阿姆斯特丹 / 004



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 / 044



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 / 082



法国首都 巴黎 / 132



美国首都 华盛顿 / 151



世界大都市 纽约 / 226



捷克共和国首都 布拉格 / 237



德国南部州府 萨尔布吕肯 / 265



奥地利音乐圣都 萨尔斯堡 / 346



德国首都 柏林 / 411



意大利首都 罗马 / 426



未完成的尾声 / 458

序 曲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
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
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傅 雷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

在这条孑然一身的异国他乡的歌唱道路上,尽管你走的是那样的艰难、孤独和疲惫,但你至今没有倒下,所以你便是英雄了。真正的英雄和常人一样,起初都是平凡的,你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你的执著和坚韧,便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为……

你将自己用铁链紧紧捆绑在巨船的桅杆上,脸色苍白,眼里放出的光,死一般的绝望和痛苦。狂风暴雨搅动着滔天的巨浪,仿佛一个巨人,用一击重拳,猛击在你的脸上,又凶狠地砸在将要支离破碎的船体上。整个天穹

和沸腾咆哮的大海，愤怒地混浊和骚动着，犹如一望无际，被惊悸搅乱的万马奔流。在这沧海倒流、摧枯拉朽的海啸中，你这艘坚硬似铁，曾征服世界海洋的红帆巨船，伴随着交响乐般的惊涛骇浪，如同一只渺小的玩具，被无数奋勇扑上船体，野兽似的浪涌，撕扯着随时都会支离破碎，葬身于漆黑无垠的大海……这艘装满宝藏和那一个个由于惊吓、早就躲进船舱深处的水手们的荷兰巨船，与这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它忽儿跌入黑色的浪谷，忽儿又昂首浮出水面，倔犟地冲上浪涌的顶端，以自己船体上那只血红的帆桅，向不可抗拒的大海证明着自己火焰似的意志和永不屈服的倔犟。

铜管乐发出一阵又一阵，让人撕心裂肺的切分音，木管乐也绝不甘落后，以层层张力极大的迭进，推动着金属连奏般的披荆斩棘，于是滚雷似的定音鼓和总是温柔贤淑的弦乐，也欢天喜地赶来充当帮凶。它们都在一心一意地完成同一个预谋，万众一心地去教训这艘百灭不绝的“荷兰幽灵”船。这时，那个被铁链紧绑着的面如死灰的荷兰船长，在这唯有瓦格纳才能创造出的歌剧交响序曲中，睁开了他那双足以震慑天地的眼睛，他那岩石般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丝略带爱情般温柔的暖意，呈现出对黎明前的光明希冀。狂风暴雨、肆虐的野性这时似乎顿然消失，长笛、木管、提琴和竖琴，同心同德地拱卫着一种让人心颤的粉红色。在阴云裂隙中，那个时隐时现的纺车少女，款款向他投来膜拜与心悦诚服的情愫……

荷兰船长依旧伫立船首，被风雨撕扯着黑色斗篷，犹如一面飞扬而激动万分的旗帜，面对着这七年一次，被放逐于无尽沧海之中的在劫难逃，你在瓦格纳伟大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中，听到了天神对你的昭示，于是，你从疲惫、厌世、渴望拥抱死亡的心底里，发出纵情而放声的酣唱：

我的大限已到，
又一次熬过七年的时光，
厌恶的大海把我再次抛上陆岸，
啊，傲慢的海洋，

不用多久，
你还会把我承担，
你渐渐平静，
我却痛苦万状，
我在这陆地上寻找希望，
但我却绝难如愿以偿，
啊，广阔而神秘的海洋，
我忠于你，
直到你最后的浪涛分裂，
直到你最后的全部枯竭……



荷兰首都 阿姆斯特丹

HELAN SHOUDU
AMUSTEDAN

漂泊英雄 Piaobo Yingxiong

多少年之后，我终究无法释怀，我的第一次国际声乐比赛竟会败得那么惨、那么彻底。像赌徒似的在一夜之间连本带利彻底地输光，至今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夏天在六月的欧洲已经成熟，到处是莺歌燕舞。太阳将金灿灿的光芒慷慨地洒在闻名世界的旅游城市中。每一座建筑结构极具荷兰特色，红色楼顶在太阳的反光下，游人们脸色一个个如圣诞老

人,放射出酡红色。楼房的各个窗口里俨然匿藏着许多童话故事。窗台上,一盆盆鲜花在阳光的挑逗和拨弄下,仿佛一个个情欲初发的少女,妩媚风骚,含苞怒放。城市中心大道上,铺满硕大的鹅卵石路面上,时有一列象征着此城悠久历史一样的古典有轨电车碾过。横贯城市的那条著名运河中间,时而驶过一艘载满游人的白色游船,它显得那么慵懒和萎靡,忽儿穿过一座桥梁的下身,忽儿便钻进拱立于河上的隧道,犹如一条硕大无比的白鲨在百无聊赖地游走着。

运河两岸的公园长廊上,楼的旌旆里,树丛的暗隐处,有人在进行毒品的交易,还有那些,披肩发的嬉皮士和“瘾君子”们,一边贪婪地吸着白面,一边撩开衣袖,用针管向鼓胀的血管里注射着海洛因……红灯区的游人更是熙熙攘攘,那一扇扇落地窗里,红帘洞开,各种身材、不同年龄、风韵各异的妓女,仅用三角裤衩和胸罩遮去羞处,目光呆滞,神情麻木地在一张张椅上枯坐,有的还机械地用双手弄着女红,以打发时光。她们与巴黎街头的流莺不同,也迥异于汉堡的皮肉女子,既不拉客,也不对各种肤色、外貌和气度各异的客人挑肥拣瘦。

漫步于我生平初次抵达的这座欧洲名城,我在我的知识库中,用那点可怜的积累,搜寻着对它的认知,竟不能确认有多少我仰慕的历史文化巨人和灿烂的文化底蕴。每一个欲访欧洲的人无一不渴望亲历世界名城阿姆斯特丹,这里住过一位印象派的油画大师——凡·高,他曾一时兴起,将自己的一只耳朵割下赠与一个心爱的妓女,而使该城愈加闻名遐迩。大师凡·高在我后来的全部印象中,那只放在托盘上依旧活蹦乱跳的耳朵,要远比他的代表作品《向日葵》更能证明他的艺术激情和偏执。阿姆斯特丹给我的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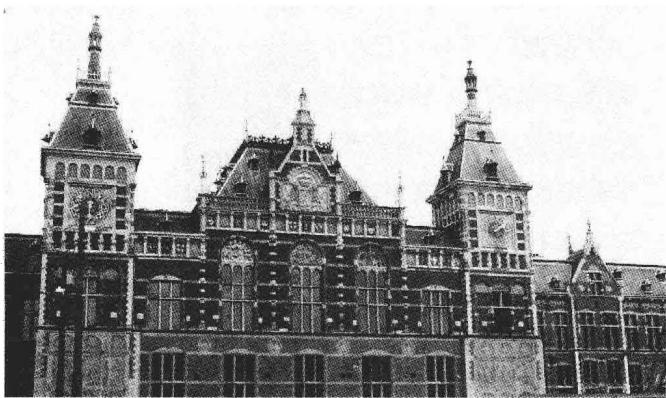
运河两岸风光

初印象是建筑陈旧,陈腐古朴,毫无世界著名大都市的优越感和不可一世。在那些河畔,有被醉鬼和流浪者遍弃的垃圾。在有轨电车隆隆驶过的街道两旁的那一间间酒肆、饭馆里,食客们衣着陈旧,但在他们保守和整洁的仪态中,使我心中的陌生和排斥感正在逐步瓦解和融化。

市政厅是一个古堡式的建筑,正对面便是造型摩登的皇家歌剧院。中心广场上四周布满鲜花,还有色彩各异、蘑菇状的巨伞撑在一家家咖啡馆和饭馆门前,巨伞的阴凉下摆着一张张简易桌椅,供那些有闲情逸致的游人用餐和啜饮咖啡。一群群聒噪和慵懒的灰鸽子在慢腾腾地寻觅着食物。

一排排长长的队伍,从歌剧院的正门前,一直漫延到广场的中央。队伍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有来自东方的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甚至泰国人。金发碧眼、肤色各异、高矮不齐的青年男女都用各自的语言交谈。在各种语言中,我唯能听懂英语,我手里拿着已填好的报名表,排在队伍的尾端。上午九点的阳光既狡黠又凶猛,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我心情有些烦躁,回首望去,不禁诧异,身后的队伍不知何时又续上了很长一截,似乎已不能首尾相见。参赛选手们脸上都很麻木,仿佛不是来参加这四年一次的荷兰皇家国际声乐歌剧大赛,倒像是从重灾区外逃的难民,来领取皇宫的舍粥和赈粮。单从这首尾不能相见的队仗上看,我从心里估量出此次比赛规模之大与激烈程度,可能是我一生中不会

多见的。恍惚间,我仿佛看到明末清初时的莘莘学子进京赶考,数载寒窗苦读,只渴望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龙门一跃,衣锦还乡。望着眼前数以千计的洋人、亚裔和这望不到边际的竞



此广场为主人公首次在荷兰参加国际声乐比赛的故事发生地

争对手，一向以嗓音宽厚、嘹亮而自信不羁的我竟被这般阵势震住。西洋音乐和歌剧毕竟是洋人文化历史演进的标志，我的洋人同行们，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终日沉浸在这种特有的文化传统里。从作品的风格到语言，从艺术的内涵到故事，都与我们东方人的文化经验相去甚远。我虽已赴美国留学，但在这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尽管终日头悬梁、锥刺股似的苦熬苦学，连英语对话尚且不能十分自如，更奢谈演唱西洋作品。然而，这毕竟是比赛，在规定作品的演唱中，只要字正腔圆，发挥出色，名列前茅也绝非天方夜谭！那些与我同在一所音乐学院的国际比赛获奖者，不也曾与我经历相似，却创造了校园里人人羡慕的成就吗？我的心里鼓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豪迈感，我的骨节和血肉之间流淌着因自信而涌满的力量。在我还不及理性地玩味这一切时，我眼前晃动的人群里那些貌似稳操胜券、温文尔雅的绅士们，不可一世的小姐、淑女们，在我的眼里和感觉中陡然变得猥琐和弱小。于是，在1989年的荷兰，在那个陌生而古朴的阿姆斯特丹的夏天里，一个对国际大赛从规则到内幕，从宗旨到曲目准备的诀窍，从参赛时的状态到激烈竞争的现场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等等一切，还处于懵懂恍惚的我，竟对着悬于中天的白日，心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把握和自豪，禁不住由衷地傻笑了起来，惹得后面排队的人诧异地注视我良久。

然而，就在我无端的傻笑还来不及彻底消弭之际，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让我多少年后依旧耿耿于怀。在那一瞬间，眼前的事实犹如一件锐器，在我心底轻轻划过，留下的感受和刺痛，既隐约又犀利：在六月正午的骄阳下，已经排了几小时队的我，满脸冒着油汗，心里仿佛席卷着灼热的燥火，使我的忍耐力如同即将破堤前的洪水，随时都有崩溃而出的危机。此时，我的前面只有两名与我一样焦灼不安的报名选手了，我在心里筹划着，等报上名后，将会被怎样一位接待我的荷兰家庭主人领去居住？主人是怎样的性情？家境是否富裕？对声乐和歌剧到底有何等程度的酷爱和感知？是否会喜欢一个东方人？英语对话能力如何？我在主人家的厨房里，能否如愿每日做上一餐中国饭，等等。比赛组委会发给所有选手的通知书上明确写着，每一位参赛的选手将被安排住进荷兰人的家庭里。我从心里深深感激比赛组委会想得周

全,他们心里确实十分清楚,来参赛的世界各国好手们,绝大多数住不起宾馆。就在我独自遐想的当儿,一辆通体漆黑锃亮的超长体“奔驰”,停在国家歌剧院报名处左侧的泊车场上,车首处那个标志着“奔驰”的模型,在我不到两年的异国演唱经历中,已经十分清楚,那是大使馆公使衔一级的外交官专车。这辆代表着一个外交官身份高贵的“奔驰”豪华车,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也包括那两位正忙着给选手们登记的金发女郎们的眼睛。“奔驰”停好后,那两扇镶着白色金属的厚重之门被动作灵捷的司机打开了,从车厢里走出一个年纪五十多岁、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周边的人群,便独自走近报名处的两位金发女郎。须臾,她们两位在神情略微迷顿了一下后,立即起立与这位举止绝对职业化的中国外交官用荷兰语交谈起来。不一会儿,其中一位金发女郎脸上堆满殷勤的微笑,引领着外交官向歌剧院那金碧辉煌的大厅深处走去。我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中,这才从神志空无的注视中收回眼神。此刻,那位站在车身边,由司机陪着,有一头黑色披肩长发、身材袅娜、穿着时髦的青年女子,戴着一个大得有些夸张的墨镜,闯入我的视线。青年女子环视着长长的一队选手,嘴角掠过一缕很微妙的笑纹,用左手不太经意地抚弄了一下与众不同的飘逸长发,和身边的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开始漫不经心地溜达。当她走近我时,我们对视了几秒钟后,我便明确地嗅出了她身上的法国香水味。在那一瞬间,我竟用一个准农民式的口吻问她:

“您是中国人吗?”

青年女子上下打量我一番,脸颊上又飘过一阵似是而非的笑意,但却答非所问:

“您也是吧?”

此刻,我们彼此都在企图确定一个原本就不用猜测的事实中,尴尬地笑了起来。而事实上,在我日后游历西洋多国的经历中,这种尴尬却时有发生。

少顷,我首先问道:“刚从中国来吗?”

青年女子姿态很优雅地用细长的手指扶了扶眼上的墨镜,一扬下巴:“出国两个多月了。”

她稍作犹豫后说：“我刚参加完法国巴黎国际歌剧大赛。”

她在发音至“巴黎”时，很显著地用了重音，像是唯恐我听不清楚。我在犹豫应不应该询问她获奖与否之时，她便一下看透了我的思维，语气淡漠地说：“我得了金奖。”

于是，我的心里像谁用手指轻轻地弹了一下。蓦地，我的情绪便有些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您既然得了金奖，为何还来比赛？”

她显然被我鲁莽的率直弄笑了，用一种无奈的口吻说：“我是国家选派的选手，一切都代表国家，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

我顿时被她的话噎住。她为了替我解脱窘迫，便说：“您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脸和脖子一下肿胀了些许，竟支支吾吾起来：

“两年前，我去了美国。在国内也没有机会出国比赛……”

“那你是代表美国的学校喽？”

“也不完全是！”

“那……”

我有些愤然地截住了她的问话，像和谁赌气似地说：“我是为了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和亲友才来的！”

她显得十分宽厚地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奖的！”

不知怎的，我忽然对她的这种纡尊降贵的善意，在瞬间里产生了一种浅浅的厌恶。“让我们在初赛的赛场上见吧！”

她笑了，连嘴角上的两枚酒窝都彻底地蕴满了居高临下的神情。

“我是不需要参加初赛的。”

“为什么？”我想当时的惊诧和无知，一定会使她嗤之以鼻。但她显然在为我保留着起码的面子，仿佛一个极有成就感的人在向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指点迷津：“任何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国际大赛一、二名者，都无须参加初赛。”

我沉默了。

她显然看出我的沮丧和失落，语气温和而体恤：“有住的地方了吗？”

“等报完了名，会有荷兰家庭接我去住的。”

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衣冠楚楚的外交官，在一个中年而极有风度的荷兰男人陪同下，优雅地交谈着走出歌剧院大门。我急忙再问，仿佛瞬间她便会随风逝去：“能问您住在哪里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大使的官邸。”

“有……有电话吗？能……能不能麻烦您留个电话？”

她态度坚决地说：“不方便吧？那是大使馆！”

瞬间，我便又傻呆呆地愣在原地，临分手时，她像一位置身于西洋沙龙里的贵族小姐，动作颇为夸张地向我伸出左手，意欲和我握手道别。我接过这个“国手”的纤纤玉手，用我的唇附和着弯下腰去的动作，夸张地吻了一下。于是，我便看到了她中指上的那枚极具祖国传统特色的“祖母绿”戒指和她脚跟处那双绝对可以在西单、王府井和大栅栏中随处可寻的那种海蜇皮似的尼龙袜子。就在此时，我眼前的同行，脸上羞红乍现，人面桃花，她急速地抽回被我吻过的手，立即环顾四周。在她确认我们的举止并未引起四周洋人的注意后，身体一边游离于我，一边用眼神瞥着那辆足以昭示着自己尊贵背景的“奔驰”豪华轿车，弄不清是真诚还是敷衍地对我说：“好好唱吧，我会将每一轮比赛的结果及时告诉你的。”

我的心际仿佛滚过一阵冬雷，连忙跟近几步，仓促问道：“您怎么会知道？”

“我的老师是评委副主席。”

“奔驰”车在人们的注视中威严地离去，我依旧在她的最后话语中，痴呆着不知所以。是的，我又能代表谁呢？代表祖国吗？有谁曾赋予我那崇高的使命？代表自己，我又怎能与那位意气风发、背景博大、志在必得的窈窕淑女作比？代表母亲吗？导师吗？亲朋挚友们吗？然而眼下，你们又在哪里？但是，尽管我的心志迷失。意念暂时混沌和充满了对前景的彷徨，然而有一个信号，却如同黑夜中的一把火炬，永不会熄灭，那便是：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在我小心珍藏于心底里的那座主宰我灵魂和一切的丰碑上，永远镶嵌着炎黄子孙的印记。是的，我来了，不仅仅是为了那个无论我如何漠视，都挣脱不了的“印记”，也是为了我曾在年轻生命时段中，因荒唐和幼稚，偏激与执

拗而铸成的羞愧及可耻。噢,能有机会雪耻多么好,多么难得,多么令人激情难抑!等着瞧吧,那位自视为稳操胜券的国手、趾高气扬的公主,无论是复赛还是决赛,我的歌唱和激情,会叫你彻底地领略什么才是声乐艺术的真谛,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也许才会真正知道什么是哀兵必胜。1989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广场上,一个压根还不知道将有何等厄运在等着自己,身高一米八三,嗓音声部被专家和声乐导师确定于低男中音(Bass-Baritone)的傻小子,俨然一个神经分裂型的臆想狂。

我在取得选手号码的一瞬间,眼前倏地掠过一只巨大的黑鸟。当我慢慢展开手中那张豆腐大小的纸块之后,看到那上面的阿拉伯字母分明写的是“13”。于是,我耳边响起一个极不和谐、尖厉刺耳的减七和弦。一阵绝望和暗无天日的阴霾,覆盖了我那原本安宁和晴朗的意识……我在心里一阵阵潮涌的不祥预感中独自念叨:“十三号啊十三号啊,你这个在西方和东方人眼里同样不吉利的数字,为什么不偏不倚、不早不晚非让我给赶上了呢?在日后的比赛中,我将如何面对这种‘出师不利’的征兆?”

外貌酷似一只火鸡的荷兰女房东,在我眼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毛荷兰人”。这个约莫六十岁的女人,不仅头发是红的,甚至连脸上和脖子以及衣服遮不住的胳膊和脚踝处,一如我国云南边疆一带的红土地。而她身上与脸上的红土地,由于皱纹密布,更显干燥和苍老。尤其是她对我投来了莞尔一笑后,整个头部和面容酷似一个向外不断鼓胀的新疆甜瓜。

我坐在她驾驶的那辆像用饼干盒子糊成的小车里,朝她家——那个距阿姆斯特丹市有半个多小时车程的小镇疾驶。小车像害着哮喘病似的,在十分平坦和宽阔的公路上一路哼哼唧唧地跑着,在我的直觉中,有一种随时都可能散架的危险。车上的我心情阴郁,而她却有些兴奋地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我偷窥着眼前这个衣着分不清颜色,浑身烟草味的女房东,心里便有了些慰藉。我们初次在国家歌剧院门前相见的时候,我从她欧洲重音极浓的英语对话中,觉出了她的英语程度不俗。她像一个前来领养孤儿的老妪,先是对我上下一阵打量,竟然裂开绛紫色的嘴唇开心地笑了笑,并告诉我,我是

她生平所见到的个子最猛、块头最大的中国男人。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广场上空，那六月的骄阳，将这个有着一副被低劣烟酒蹂躏坏了的公鸭嗓子的女人，晒成了一个不可能轻易分辨出性别的怪物。我在心里暗忖，像这样一个气度和神态的女人，会痴迷声乐和歌剧？以她满身的穷酸和寒碜，竟然也会颠颠地跑到国际比赛组委会去申请接待我们这些自视为天之骄子的声乐家？未来的歌剧明星？简直不可思议！

荷兰房东家里的一切，验证了我一路奔来的判断。旧式暗涩的家具，一如几个世纪前出土的文物，沮丧地蛰伏在它们自己固守的位置上，色泽和形态与主人一样，似乎难以确定它们的属性和用途。这个有着半间客厅和一间卧室，根本就分不清风格的郊外小镇上的公寓——一架木梯攀缘而上的小阁楼里，时时证明着主人经济上的窘迫和终日的无奈。唯一在我的眼里和感觉中，有些被敬重的是在她卧室中那靠墙立着的自制书架上，摆满了市面上已经几乎绝迹的旧式纹路唱片。此时，我在脑际中飞快地畅想了——一下其他选手入住的荷兰人家的舒适安逸：铺着地毯的宽大客厅，花样典雅的吊灯，漆黑晶亮“施坦威”九尺三角钢琴以及鲜花怒放环绕着的泳池里一汪淡蓝的清水……只有那样的尊贵而宽敞豁亮的环境，才会激发出歌唱者最佳的歌唱状态和激情。噢，还有那位养尊处优的国手，此刻正在“大使官邸”里沐浴更衣，粉黛淡施，准备笑容可掬地去赴极其中国传统菜肴特色的丰盛晚餐吧？



作者于荷兰房东家院内